

2007年從塩埕區搬回鼓山區的舊居軍用眷舍，為了喜歡這眷舍的巷道整齊安靜，雖然每一家都關著大門，但是彼此間的情誼，總是很自然地在相互點頭間、親切簡單的幾句問候語中、流露出人們的質樸。這份質樸，不像街頭生意人那種虛偽應付，看到的每一個熟識眼神，或僅僅一句吃了沒？都令人由衷的自在舒坦。

回來前當然得先把舊居整修完善。巷道窄小、汽車沒處停放，六十年左右蓋的房舍，完全未曾考慮停車問題，所以現今大多把自家差不多六坪的小院子做成車庫，以防風吹日曬。巷子窄長共24戶，我家接近巷尾；為了瞭解修繕的可行性，約了承包商一同去拜訪已建車庫的鄰居。於是跑去按了十號黃家的門鈴，黃先生光著腳丫子出來開門，待說明來意，他善意地提出比較新穎的構建方案，讓我獲益良多。

待正式搬回後相遇的機會漸多，閒聊中得知他年紀輕輕，竟懂得許多養生之道。看他光著腳丫在戶內戶外行走，就知道他刻意像鄉下種田的農人，講究多吸取地氣，對健康絕對有所裨益。

去年到聯合醫院把背上過大的脂肪瘤割除，因靠近脊椎骨，需要全身麻醉，插鼻胃管時傷及聲帶。有個把月發聲極為困難，散步時遇到黃先生，他聽我說話有氣無力，順手在他自家門口的盆栽中，摘了幾片幼嫩的葉子給我，讓我清洗後放在嘴中嚼出汁液，慢慢吞嚥。他怕我不敢吃，就立刻示範性地塞了一片

在自己嘴裡，並告訴我叫南非葉，據說來自南非。不好拂逆人家的好意，趕快接在手中帶了回家，清洗後拿一片咬咬，起先非常苦澀，稍後一股清新的氣息瀰漫口舌，味道慢慢變得令人欣喜，容易接受。或許當時醫生的藥物和時間已經起了作用，但南非葉在心理上給了我某些好感，或許有一點助力，喉嚨竟很快地恢復了。

以前從不曾注意過這種植物，青翠蓬勃，生命力極為旺盛。小小的一棵長得蒼勁有力，引發了我的興致，每次經過都會多看它一眼。日後試探性的問黃兄能否剪枝栽種，他進屋拿來剪刀，從接近根部的枝幹剪下一段，讓我回家插枝，我把它種在空花盆裡，期待日後能像他家一樣，欣欣向榮地生長。不知是我的技術有問題，還是舊花盆閒置太久，缺少養分？它就是沒能活起來，還真不好意思跟他說，也沒好意思再要一次。

日昨晚飯後繞著新村散步，經過十號發現他家的南非葉奄奄一息，怕有兩三天沒澆水了。是黃先生回鄉下去探親？還是出遠門忘了交代家人呢？我焦急地回家，拿起澆水壺，裝滿一壺水，趕緊去把那盆植物泥土澆濕，待再散步走了兩圈，看著水已深入土內，為急著把它救活，回去再裝了一壺水，又全部澆灌下去，才安心回家看電視、洗澡睡覺。

第二天起床，竟然下起了雨，真是好兆頭；我特地撐著傘，去看望那棵南非葉，哇！究竟是天氣還是我把它救活了？看到它生氣蓬勃的樣子，真是好棒，一整天都開心得不得了。假如遇到黃先生，是不是該提及替南非葉澆水的事情呢？所以會那樣做，其實只想在心頭默默感恩，在我痛苦的時候它照顧過我，

給過一些溫暖與關懷！數日後黃太太得知我家的南非葉沒能種活，用自家的空盆插枝種了一盆，捧來我家時，真有說不出的感動。

